



官版

帝鑑圖說

六止

9
3303
6



3303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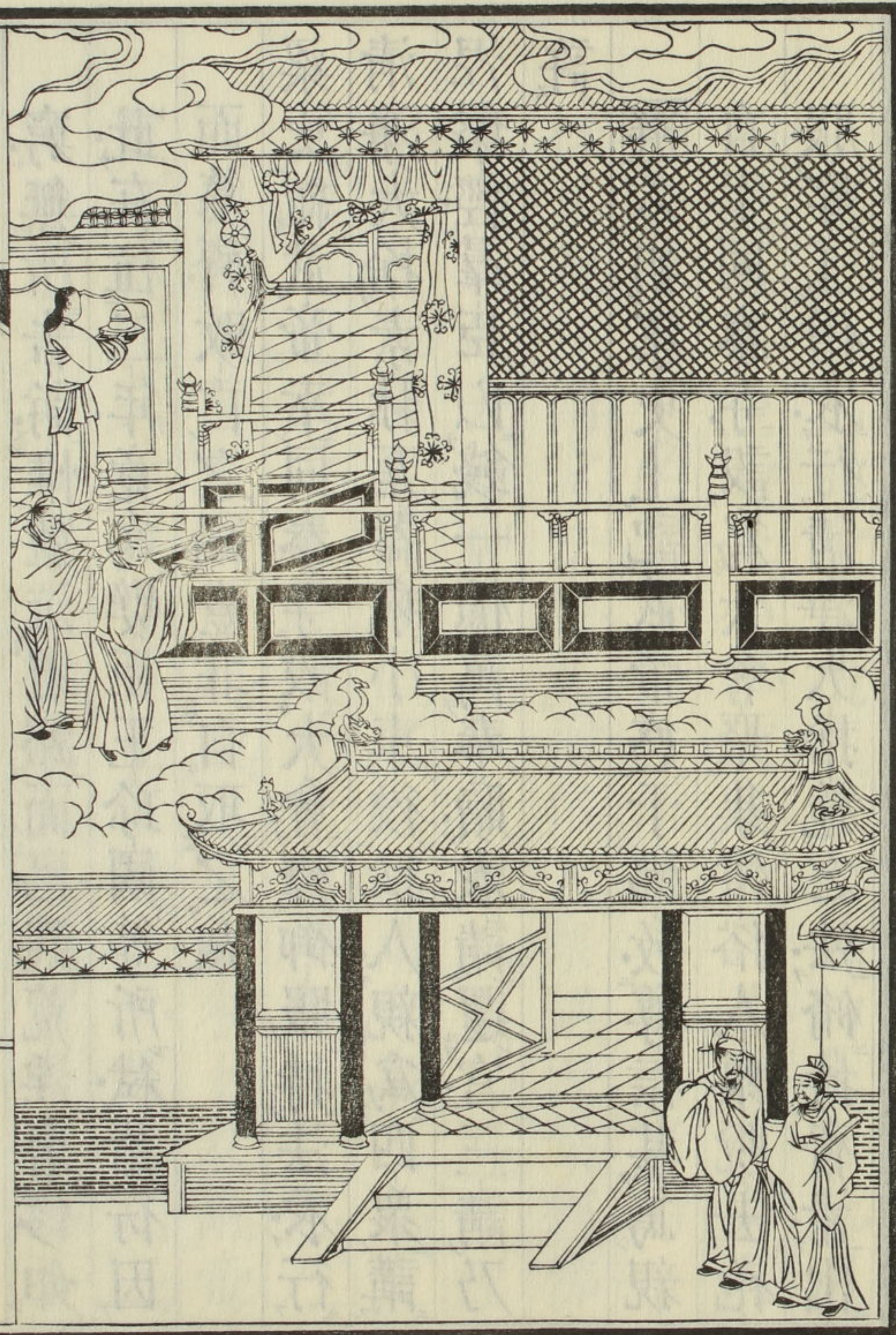
齊史紀齊王寶卷荒淫奢侈後宮服御極選珍奇
寵愛潘妃嘗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輪十
百姓困窮號泣道路

解六朝齊史上記齊主寶卷荒淫奢侈凡後宮
的服飾器用必選那極品珍貴奇異之物寵愛
一箇女子潘妃嘗以黃金打成蓮華帖在地上
教潘妃在上面行走齊主觀而悅之說道這箇
是步步生蓮華也自是取用浩繁而嬖愛寵幸
之人乘機以行姦網利指一科十由此百姓困

齊史圖說

五味均平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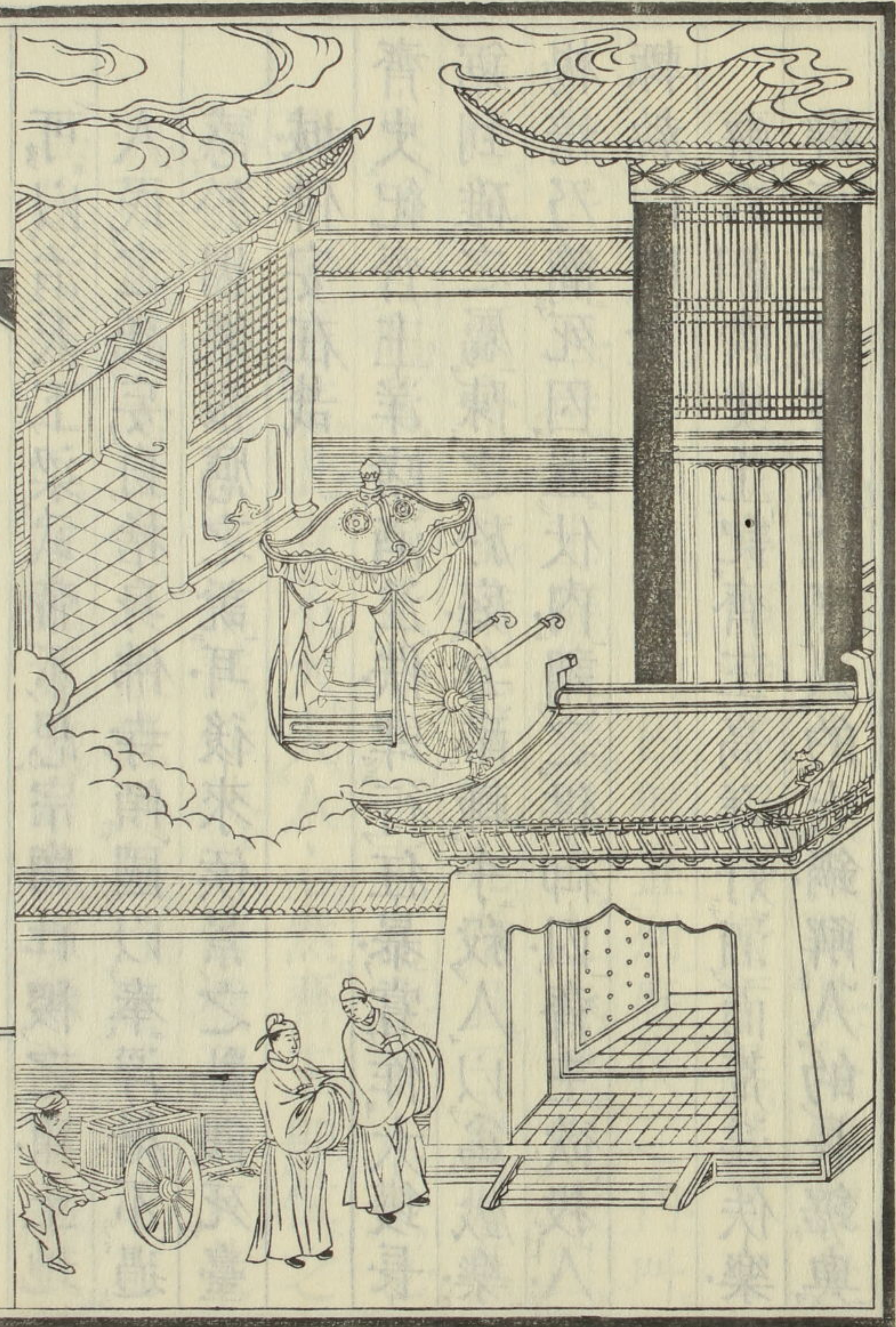
金蓮布地

窮無所告訴，惟號泣道路而已。其荒淫奢侈如此。在位二年，竟為嬖臣王珍國等所弒。蕭衍因而篡齊，敗亡之禍，豈非自取之哉。

梁史紀武帝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眾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解六朝梁史上記武帝惑于佛教，尊信甚篤，親自幸同泰寺，設為大會，聚集僧俗人眾，脫去袍服，穿了僧衣，行清淨大捨施之法，脩持齊素，出

了家，把自己的身子捨在寺裡，睡的是素牀，用的是瓦器，坐的是小車，使喚的只是幾箇家人，屏去了天子的奉養，件件所度與那出家的一樣，又親升講堂法座，為僧俗大眾講涅槃經。佛家說人死去，精神常存，但示寂滅而已，叫做涅槃。故有涅槃經。武帝信之，故親講與眾人聽。文武群臣見武帝迷惑，捨身在寺裡，無可奈何，乃共出錢十萬獻在佛前贖出。武帝來上表請帝還宮聽政。武帝初時不肯，懇請三次，然後許之。夫佛家棄父母妻子，捨身出家，乃西夷之教，不



捨身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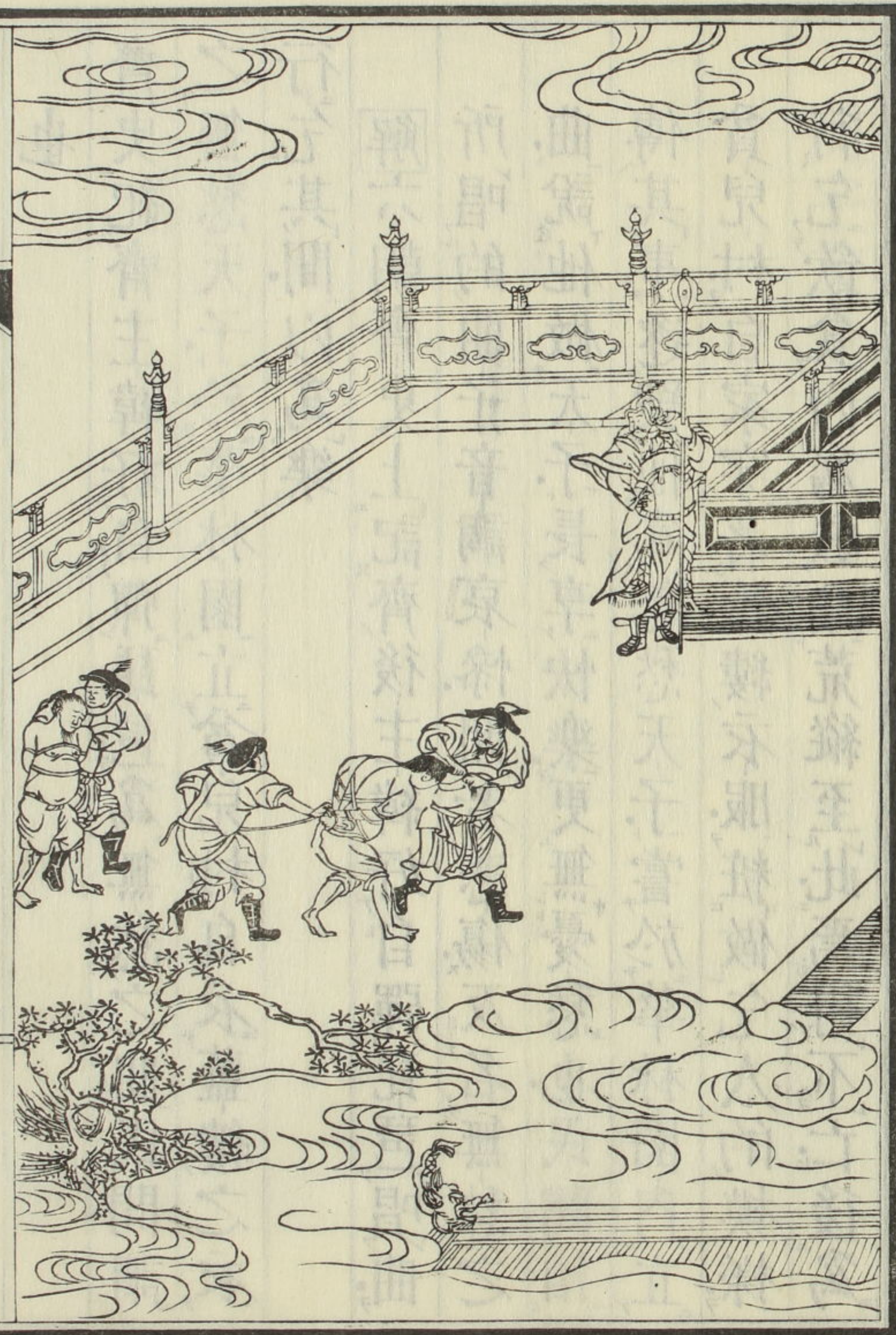
梁武帝

可以治天下。梁武帝不思宗廟社稷之重，土地人民之託，妄自捨身佛寺，傾國以奉浮屠，不過惑於因果報應之說耳。後來侯景之亂，餓死臺城，佛安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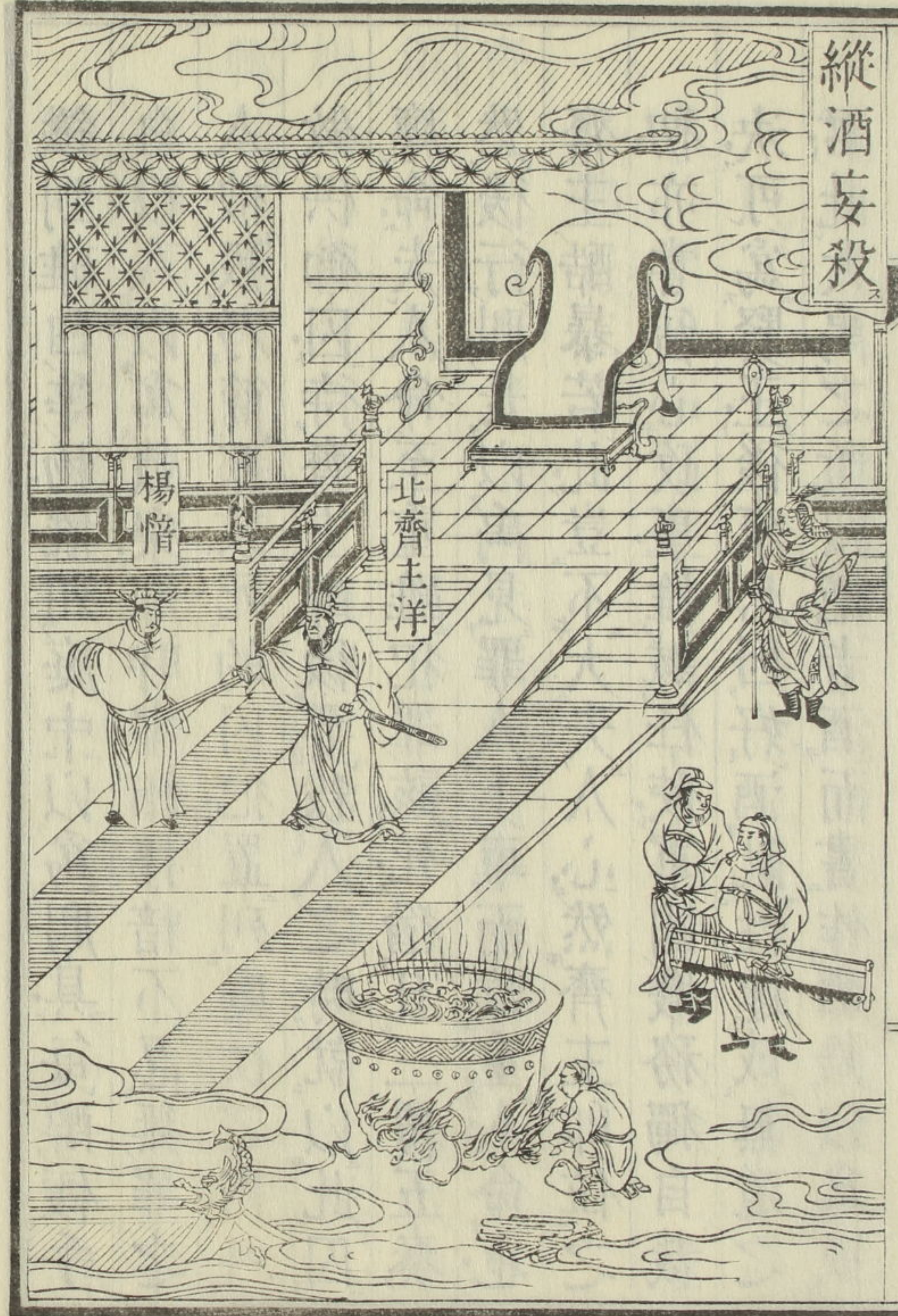
齊史紀齊主洋嗜酒淫佚，肆行狂暴，嘗作大鑊長鋸，剉確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

解六朝齊史上記齊主高洋好酒而荒淫佚樂，肆行狂暴，嘗做下烹人的大鍋，解入的長鋸與

鐵剉確白等物，擺列庭中，以爲刑具。每醉便手自殺人，以爲戲樂。那時宰相楊愔不忍無罪之人被殺，乃簡那該死的囚犯，置列庭仗之內，叫做供御囚。待齊主醉後要殺人之時，就以此囚應命。夫人命至重，雖犯罪該死，猶且三覆五奏，然後行刑。是以禹見罪人下車而泣，重人命也。齊主酷暴若此，豈不大失人心。然齊主卽位之初，亦嘗留心政事，推誠任使，軍國機務，獨自裁決。可爲賢主。後來只因好酒亂性，遂成無道之君。此大禹之所以絕旨酒，而書作酒誥，以爲戒。



縱酒妄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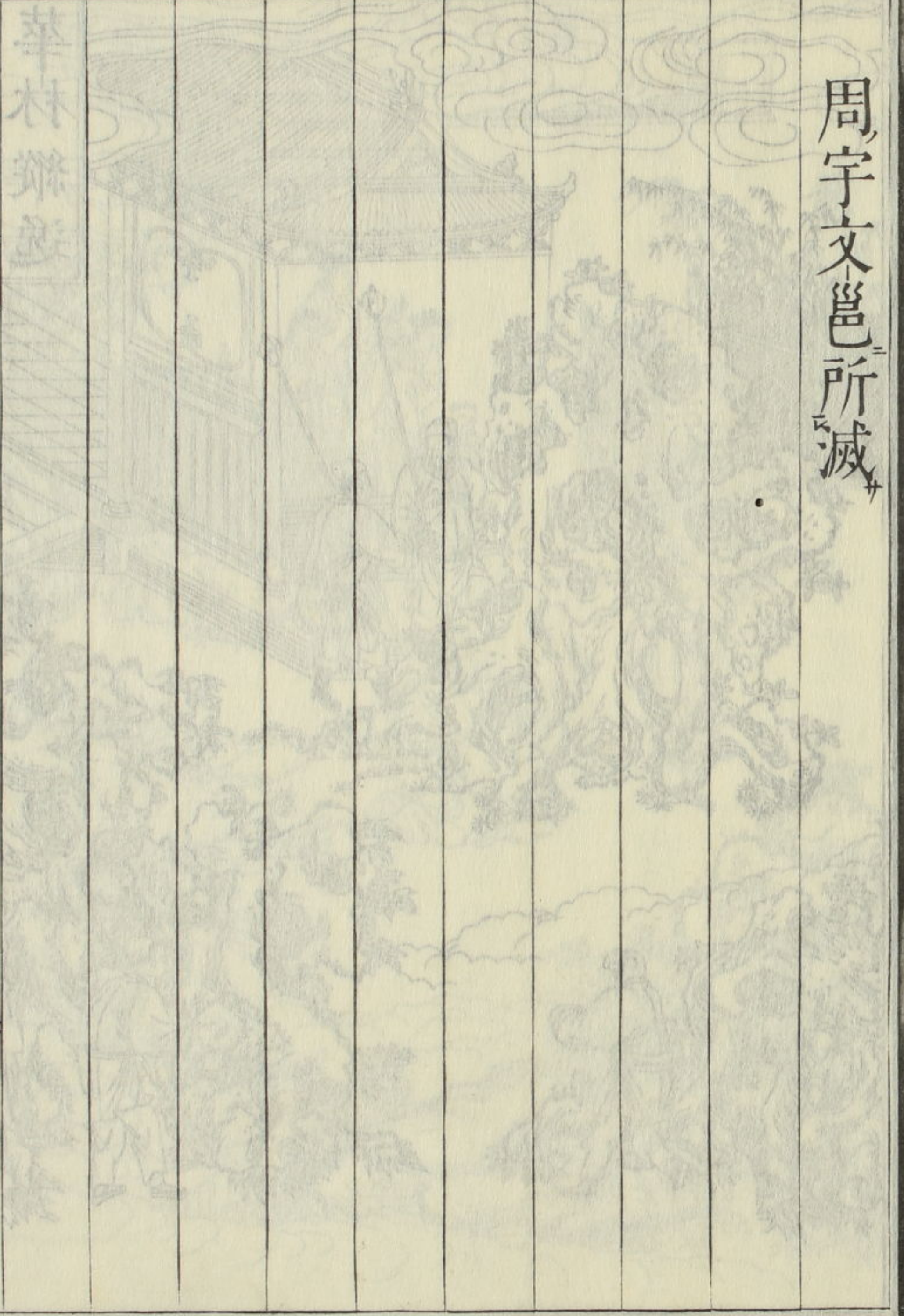


也

齊史紀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衣行乞其間以為樂

解六朝齊史上記齊後主緯好自彈琵琶唱曲所唱的曲子音調哀慘聞者悲傷反名無愁之曲說他做天子長享快樂更無憂愁也民間相傳其事遂號他為無愁天子嘗於華林園內立貧兒村自家穿著藍縷衣服粧做乞人的模樣行乞飲食以為戲樂荒縱至此焉得不亡後為

周宇文邕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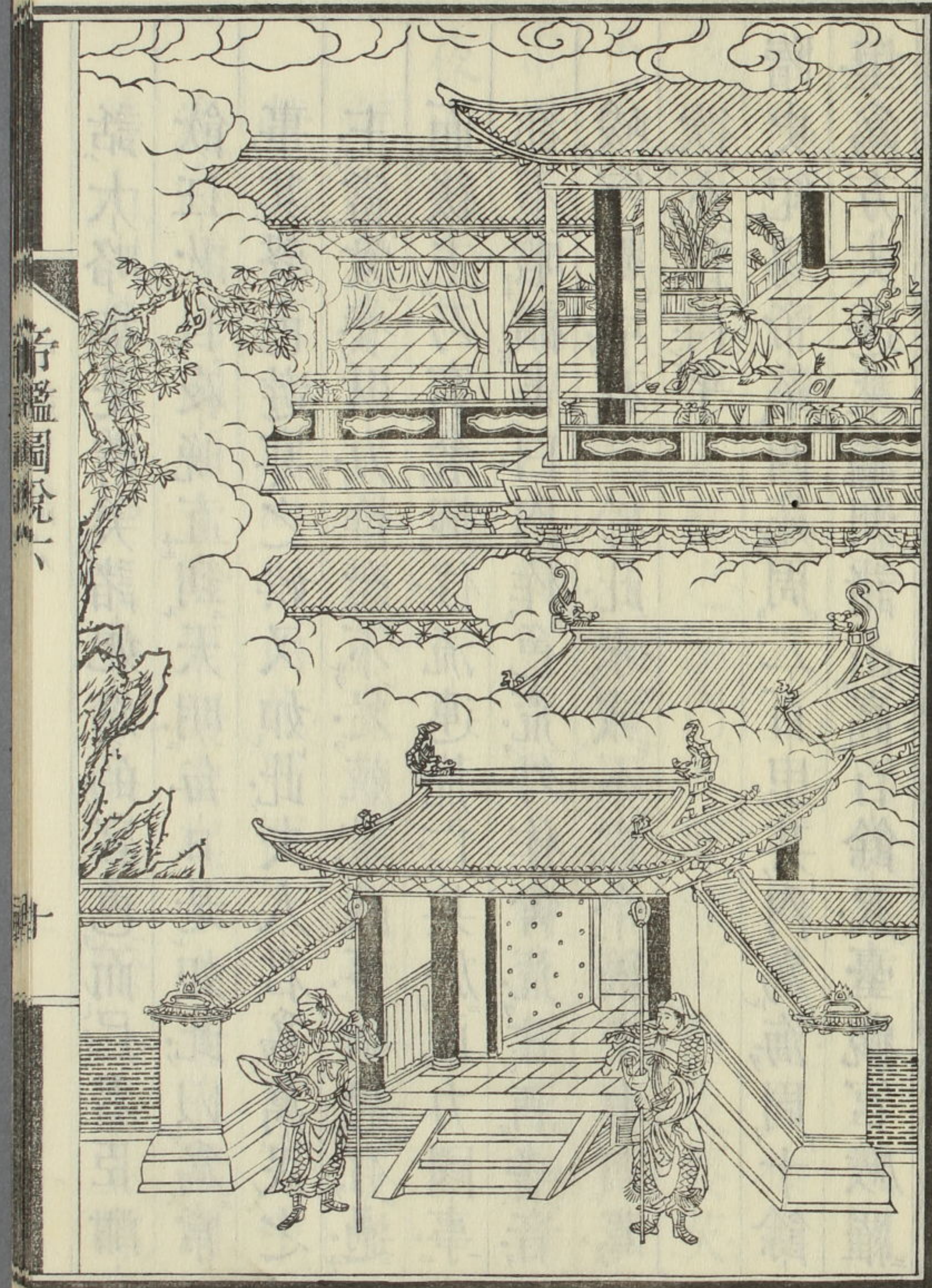
華林雜戲



陳史紀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欄檻皆以沉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上每飲宴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且以爲常

解六朝陳史上記陳後主叔寶在位荒淫無度起三座高閣一名臨春一名結綺一名望仙各高數十丈濶數十間其牕牖欄干都是沉檀好

香做成的又飾以金玉嵌上珠翠閣裏所擺設的衣服玩器都是珍奇美麗之物近代所未曾見者其宮室服用之侈如此後主又好爲詞曲選宮人能文的叫做女學士羣臣能文的如江總孔範等都縱容他出入禁中陪侍遊宴叫做狎客後主每飲宴卽命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每同作詩一贈一答以爲娛樂無復顧忌諸詩之中揀詞語極豔麗的被諸管絃新作一樣腔調選宮女千餘人都唱此曲與樂聲相和其曲有玉樹後庭花及臨春樂等名目曲中的說



玉樹新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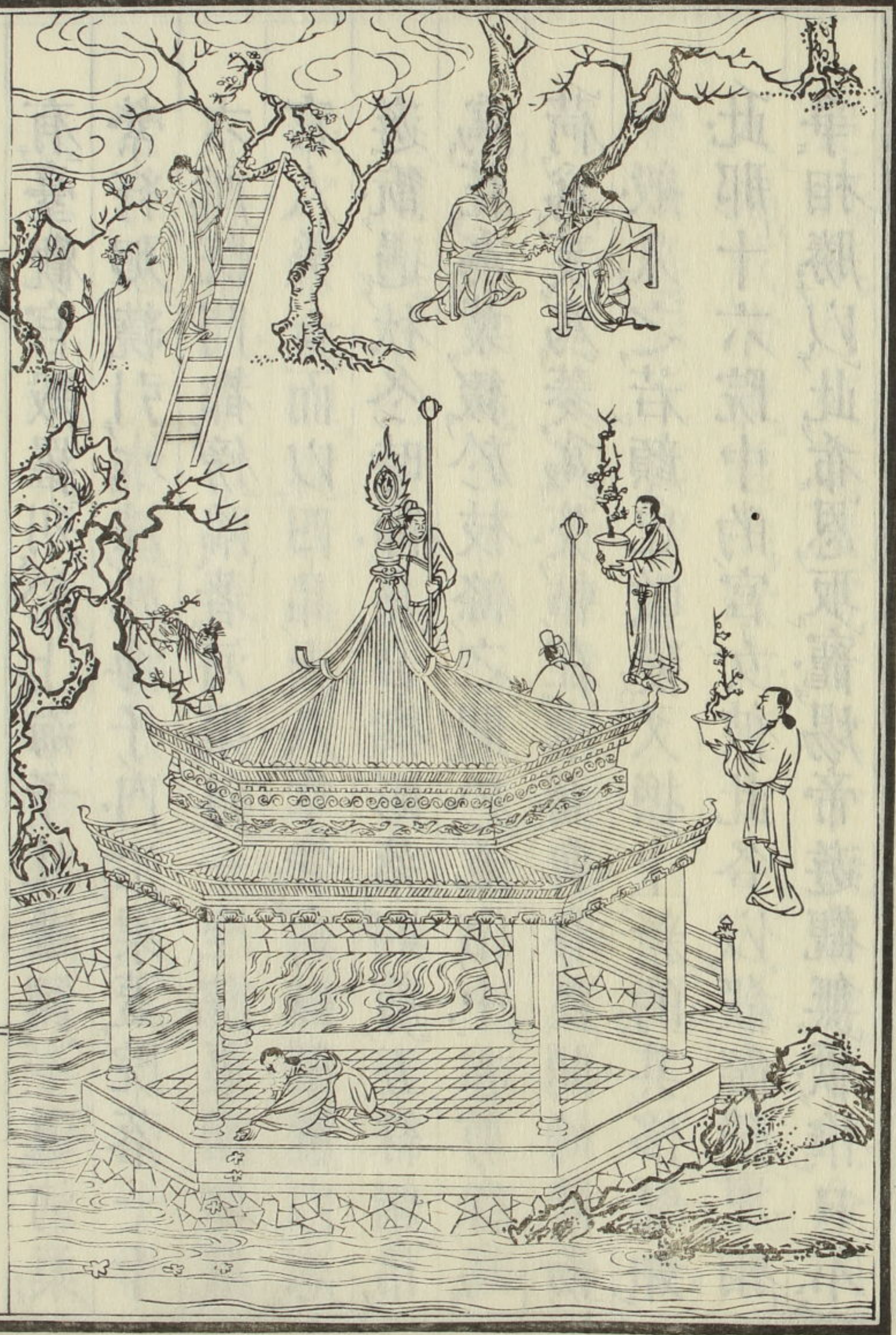
陳後主

話大略都是誇美諸妃嬪的容色而已君臣酣飲狂歌自夜晚直到天明每日是如此以為常事其聲色遊宴之娛又如此夫人君為萬民之主當愛養財力惟恐不足兢業政事猶恐有過而後主乃窮奢極侈流連荒亡其於民力國事都不暇顧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今後主有四焉欲不亡得乎

隋史紀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

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淪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敬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解隋史上記煬帝溺於逸遊用度奢侈於宮中營築別苑一所叫做西苑周圍有二百里寬中為海子周圍亦十餘里海中起方丈蓬萊瀛洲等山以象東海中三神山各高百餘尺山上都



有臺觀宮殿羅列於上海子北邊開一道河渠
縈紆廻繞引水注於海子內沿渠蓋院落一十
六所院門都傍臨著河渠每一座院裏面都有
宮人美女而以四品夫人掌管窮極華麗以恣
遊翫遇秋冬時節見宮樹彫落則剪五絲絹帛
爲花爲葉綴於枝條之間於池沼中亦剪絲爲
荷爲芰爲菱爲芡帖在水面與春夏間的景物
一般久之若顏色改變又換上新的其侈靡如
此那十六院中的宮女彼此各以殺饌精麗相
爭相勝以此希恩取寵煬帝遊觀無厭惟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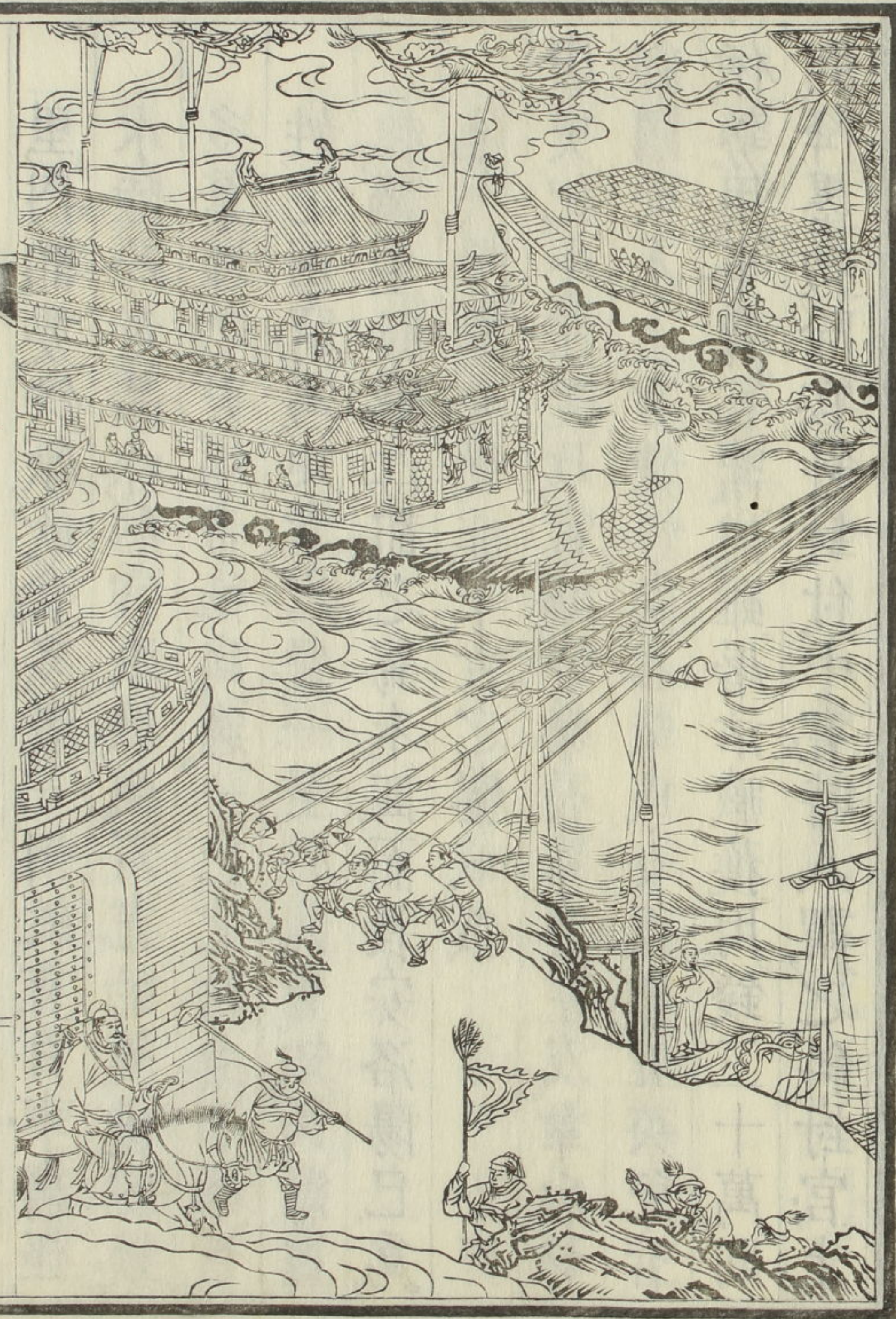
足好乘月夜隨從宮女數千騎遨遊苑中命詞
人編成清夜遊的歌曲使宮女於馬上唱之未
幾又遊幸江都留連不反遂以失國考之於史
隋煬帝之父文帝性貪好利洛陽府庫財貨山
積煬帝始爲晉王讒殺太子而嗣立即位之初
見國家財物繁富遂奢侈縱肆如此嗟乎浚百
姓之膏血以實府庫而付之於凶狡淫惡之人
貽謀如此不亡何待然則隋室丘墟不獨煬帝
之罪蓋亦文帝之過也夫人主欲爲後世子孫
長久之計唯在示之以恭儉仁厚而審於付託

哉

隋史紀煬帝幸江都龍舟四重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以下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絲爲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夾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多棄埋之

解隋史上記煬帝從水路巡幸揚州江都地方

所乘的龍舟極其高大一舟四層上層有正殿內殿朝堂中兩層有一百二十間房這三層都用金玉粧飾第四層是內侍所居皇后乘的叫做翔螭舟制度略小些也一樣華麗別有九隻船叫做浮景一船三層這九隻船都是水殿以象離宮別館其餘船數千隻是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以下乘的共用扯船的夫八萬餘人皆以錦彩爲衣還有護衛軍士坐的船又數千隻這許多船在江中頭尾相接二百餘里遠又有馬軍擺列著在兩岸上夾舟而行所過州縣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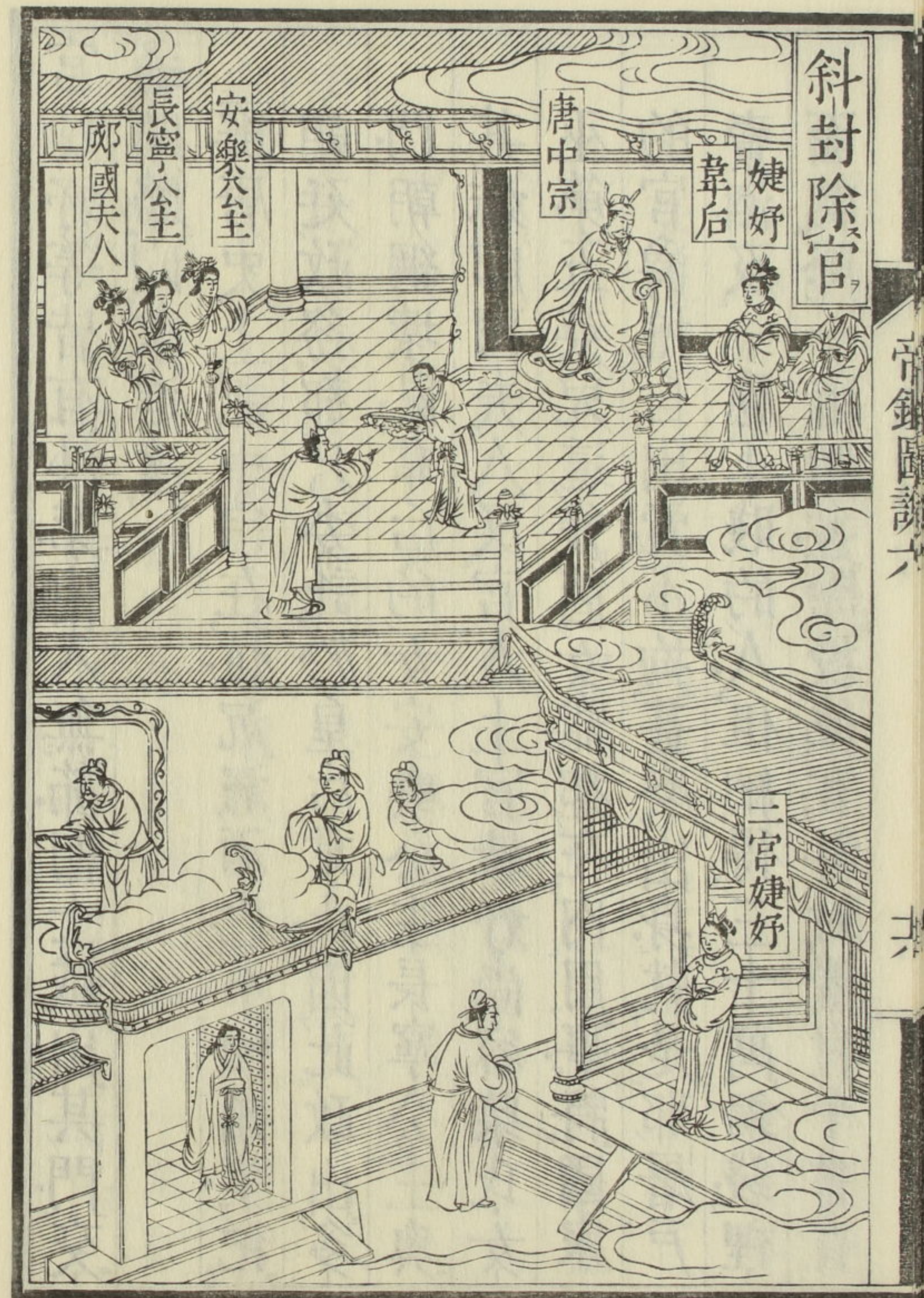


帝鑑圖說
里內都要供獻飲食多者一州就有百車窮極水陸珍奇品味后宮厭飲用不盡的無處安頓多棄埋之夫煬帝祇爲適一己之快樂不顧百姓之困窮爲巡幸之費一至於此豈知民愁盜起禍生肘腋江都之駕未回而長安洛陽已爲他人所據矣豈非千古之鑒戒哉

唐史紀中宗委政官闈安樂長寧公主及韋后妹邨國夫人上官婕妤尚容柴氏女巫第五英兒皆依勢用事賣官鬻爵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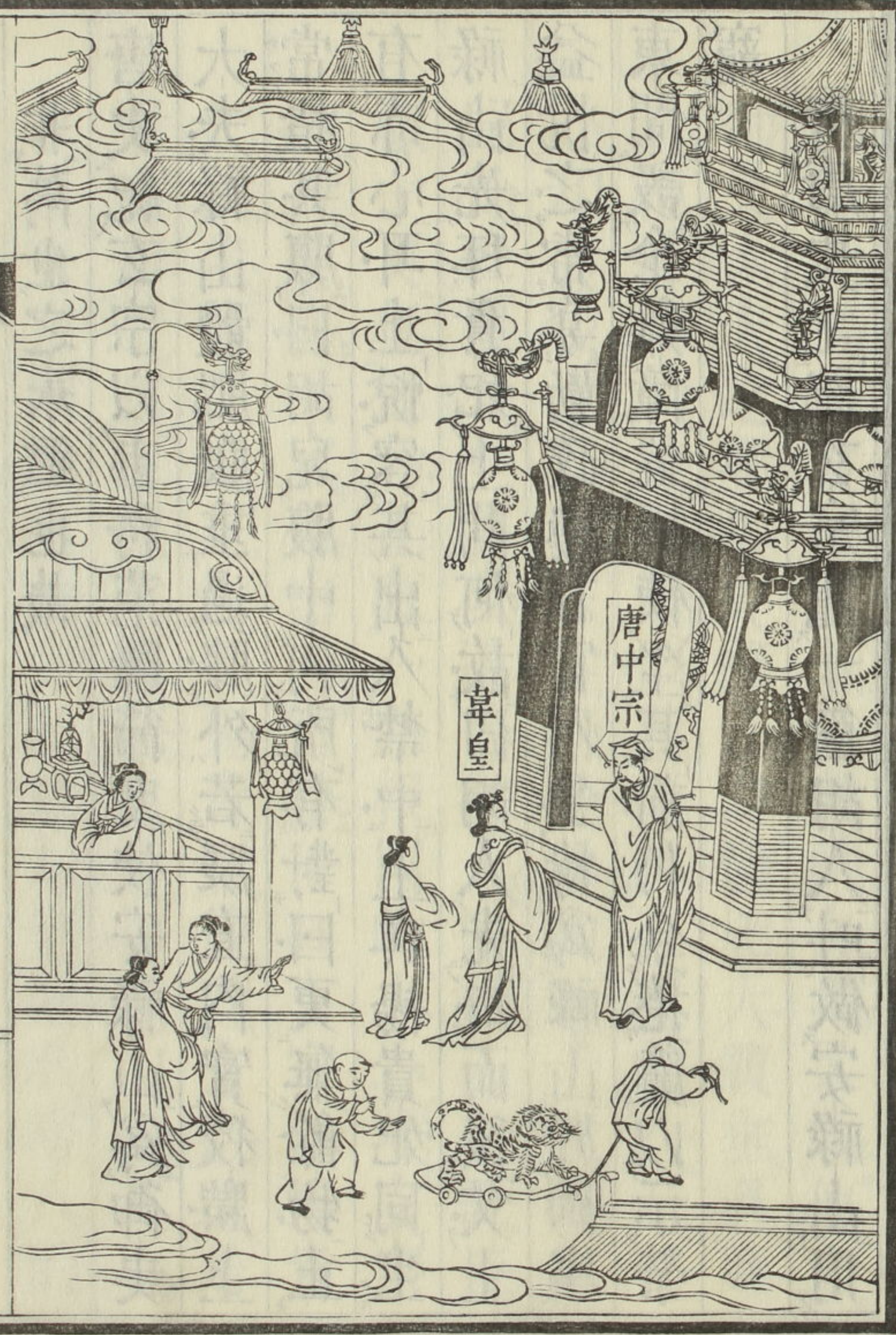
官婕妤等皆有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咸出其門交通賄賂以求進達

解唐史上記中宗在位沉溺酒色不恤國事把朝廷政務都只委託於皇后韋氏因此政出多門朝綱壞亂韋后的女安樂公主長寧公主與其妹邨國夫人及宮人上官婕妤尚容柴氏女巫第五英兒這幾箇女寵都在內用事將國家的官爵擅自出賣不拘甚麼出身就是那屠戶賣酒及一應下賤的人但納得三十萬銅錢裡面就降一道勅書除授他官斜封著付中書省



發行也不用文憑也不由吏部以此當時把這
用賄買官的人都叫做斜封官官爵至此冒濫
極矣又上官婕妤等數人外面都置買下私宅
有時出到私家來有時進入宮裡去出入任意
没人敢禁止他一時朝士都出其門交通賄賂
求以援引進達風俗至此敗壞極矣按史中宗
遭武氏之亂久罹幽辱備嘗艱阻一旦復位正
宜總攬乾綱勵精圖治可也乃又溺愛社席至
使威福之柄盡出宮門爵賞之典下逮僕隸所
謂前車既覆而後車不以爲戒者也未幾中宗

遂爲韋后所毒唐祚幾於再傾嗚呼可鑑也哉
唐史紀中宗春正月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
解唐史上記中宗末年委政宮闈任情爲樂嘗
于正月元宵夜與韋皇后私出宮禁觀燈于街
市里巷之間夫人君以萬乘之尊居九重之上
當勤政事戒逸樂况中宗遭憂患之後乃不知
戒慎恣情極意以天子之貴觀燈市里混襍于
庶民之賤又且與皇后同行尤爲不可一則失
居尊之體二則昧防變之智三則壞宮闈之法
四則倡淫蕩之風一舉動之間犯此四大戒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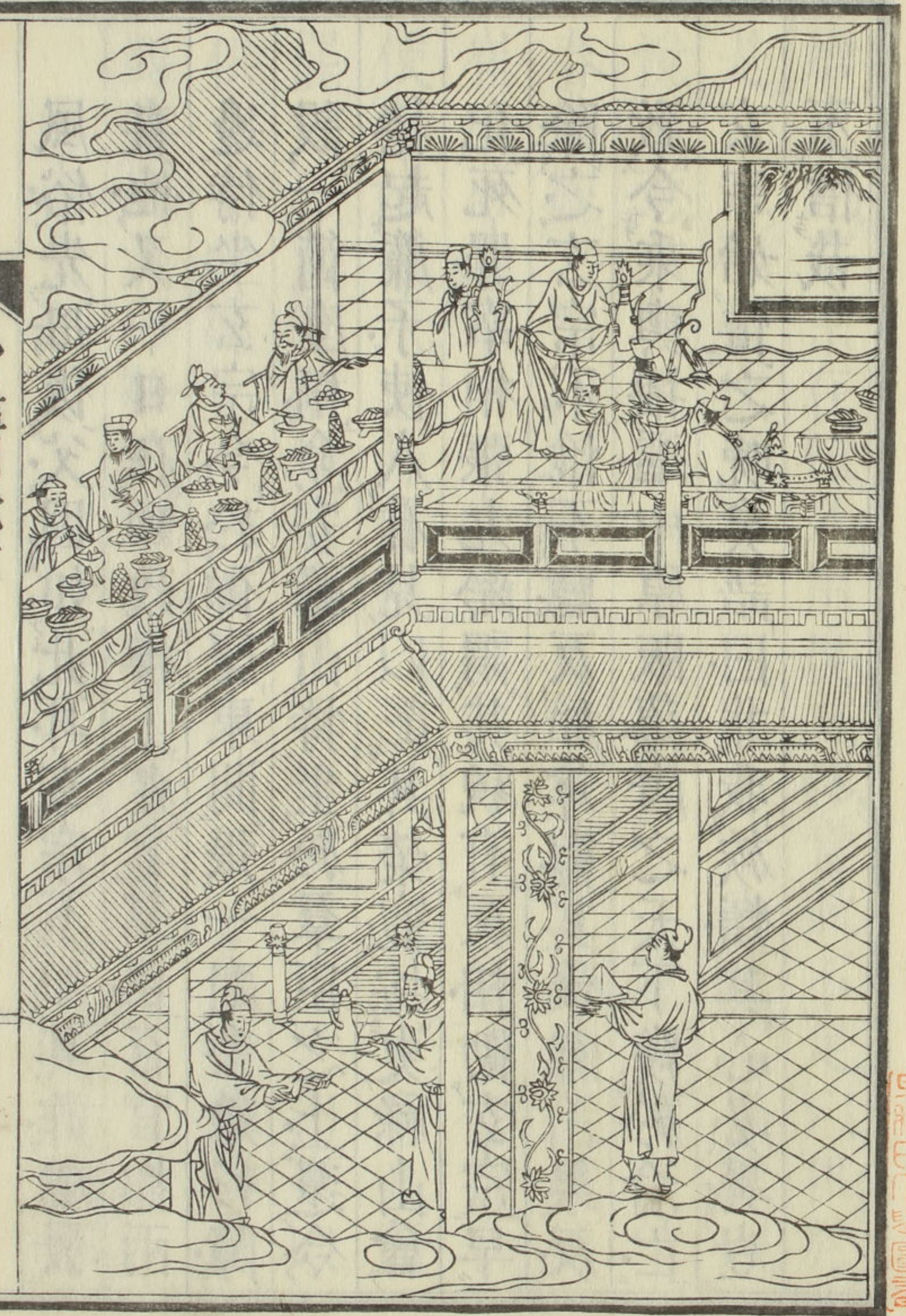


非萬世之永鑑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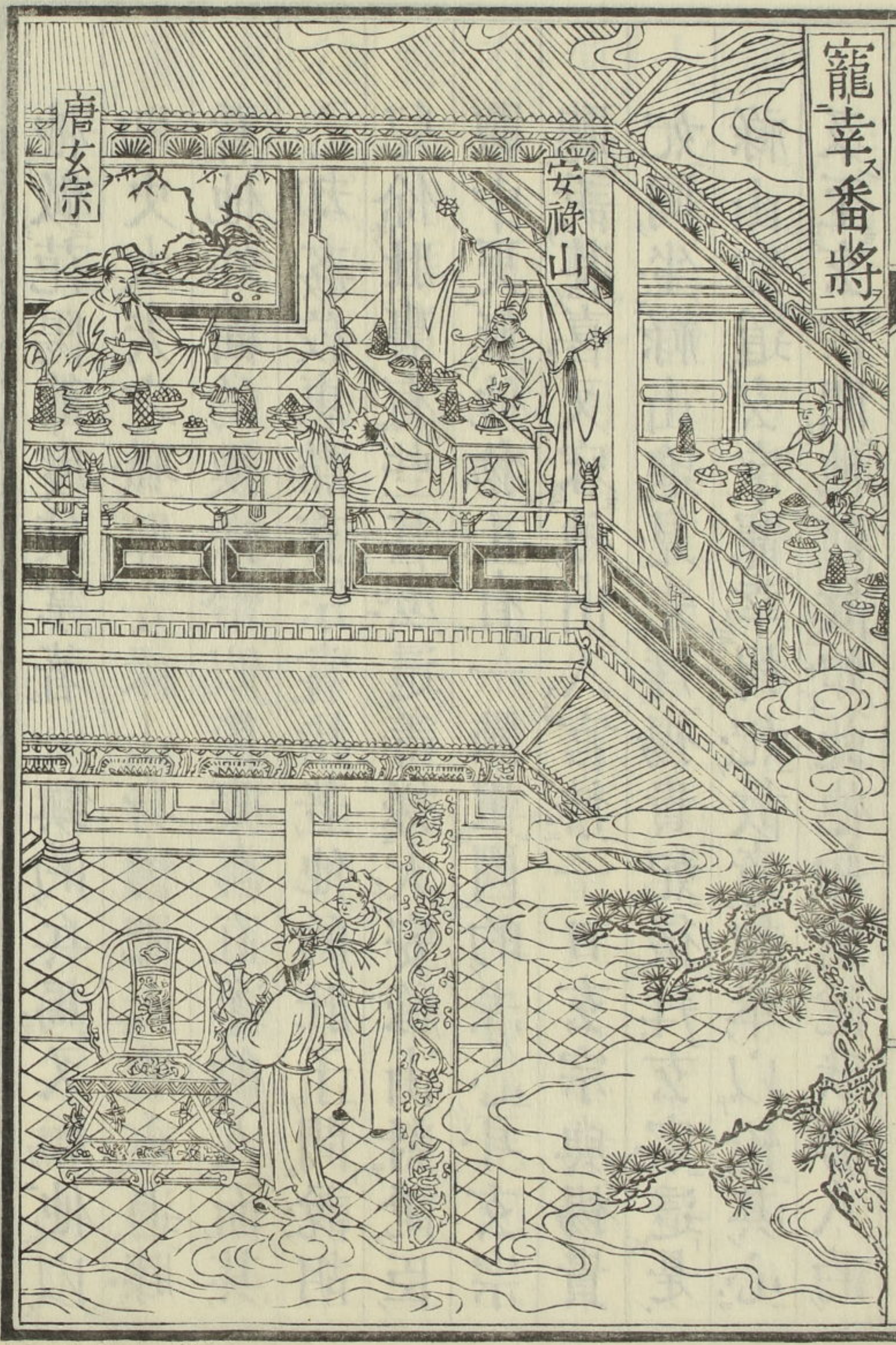
唐史紀玄宗以番將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爲御史大夫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上常指其腹曰胡兒腹中何所有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容其出入禁中上與楊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益悅之常宴勤政樓百官列坐特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令捲簾以示榮寵

解唐史上記玄宗寵一箇胡人叫做安祿山用

他做范陽節度使掌著一鎮的兵馬又加他以御史大夫之職那安祿山身體肥大腹垂過膝看他外面的模樣恰似箇癡蠢直遂的人而其心却狡黠惠黠玄宗嘗指著他的肚子問說胡兒你肚裏有些甚麼這等樣大安祿山對說臣腹中更無他物止有一點報國的赤心耳玄宗聽說甚喜又容他出入宮禁一日玄宗與楊貴妃同坐祿山進見先拜楊貴妃後拜玄宗這是祿山知道玄宗寵幸楊妃故意趨奉以悅其心及至玄宗問他何故如此他却對說我虜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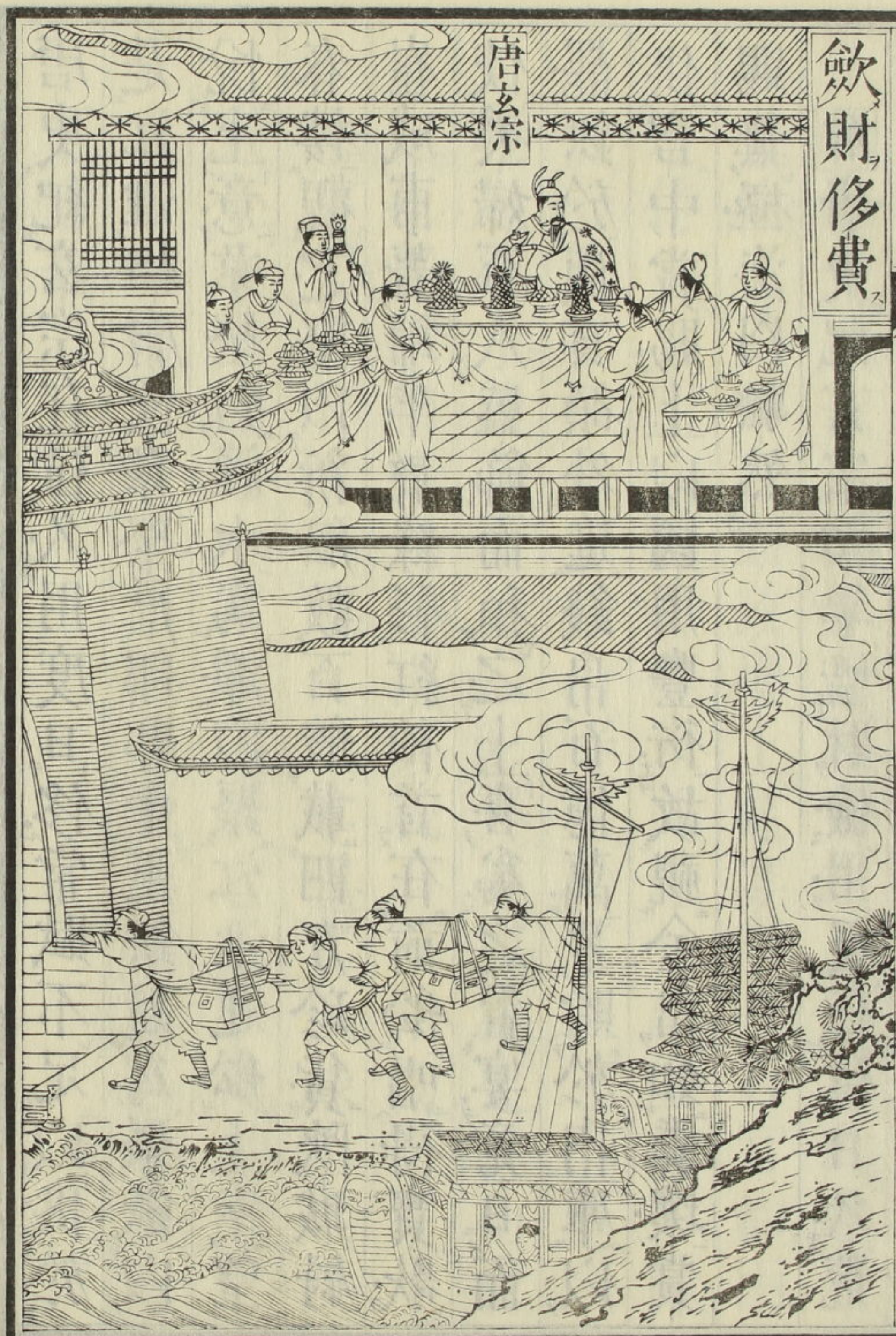
御膳圖說



帝鑑圖說
風俗先母後父固如此耳玄宗不知其詐越發喜他又一日在勤政樓上筵宴羣臣百官都兩邊侍坐玄宗令於御座東間張一副金雞彩障設一箇座榻命安祿山特坐於羣臣之上還令捲起簾子使人看見以彰其榮寵按史祿山曾犯死罪宰相張九齡謂其貌有反相勸玄宗早除之玄宗不惟不聽反加尊寵其後祿山果反致令乘輿播遷中原版蕩唐之天下幾於淪亡玄宗始悔之晚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不信哉

唐史紀玄宗在位久用度日侈常賦不足以供於是江淮租庸使韋堅戶部郎中王鉞競爲聚斂以悅上意韋堅引滻水爲潭以聚江淮運船上幸望春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載四方珍貨陝城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綠衫紅袖首在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上喜爲之置宴竟日而罷鉞於歲貢額外進錢帛百億萬另貯於內庫以供宮中賞賜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極海內騷然

解唐史記玄宗初年惜財儉用及在位日久荒



帝鑑圖說六
淫無度費用日侈年例錢糧不穀使用於是江
淮租庸使韋堅戶部郎中王鉷窺見朝廷上用
財緊急爭去科斂民財取悅于上一日各處轉
運船隻都到了京城韋堅要顯他的才幹遂引
滄水爲潭把江淮一帶的運船都會集潭內請
玄宗親御望春樓觀看又把新船數百隻裝載
著四方的珍寶貨物叫陝城縣一箇縣尉名崔
成甫身穿著錦半臂綠衫頭上覆著紅袍在前
面船上唱得寶歌使美婦女百十人濃粧盛飾
齋聲唱而和之玄宗見了大喜就在望春樓上

擺設筵宴盡日而罷王鉷又于年例之外進獻
錢帛至百億萬另收在內庫裏專供應官中賞
賜玄宗不知韋堅王鉷原是剝削百姓的骨髓
以供上用只說天下錢財這等豐富用之不盡
把金帛看的如糞土一般賞賜無有紀極自是
民不聊生而海內騷然變亂矣夫天地生財只
有此數在官者多則在民者寡矣自古姦臣要
迎合上意往往倡爲生財之說其實只是設法
巧取民財橫征暴斂由是杼柚空虛閭閻蕭索
以至民窮盜起瓦解土崩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玄宗初年焚錦銷金，崇尚儉德。開元之治，庶幾三代。及在位日久，侈念一生，奸邪承之，聚財縱欲，遂成安史之亂。由此觀之，治亂興亡之判，只在一念奢儉之間而已。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唐史紀：敬宗初即位，卽遊戲無度。幸內殿擊毬，奏樂賞賜左右樂人，不可勝紀。又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好自捕狐狸，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解唐史上記：敬宗初卽帝位，那時他先帝梓宮還在殯，通不知哀思，只好遊戲，沒些樽節。常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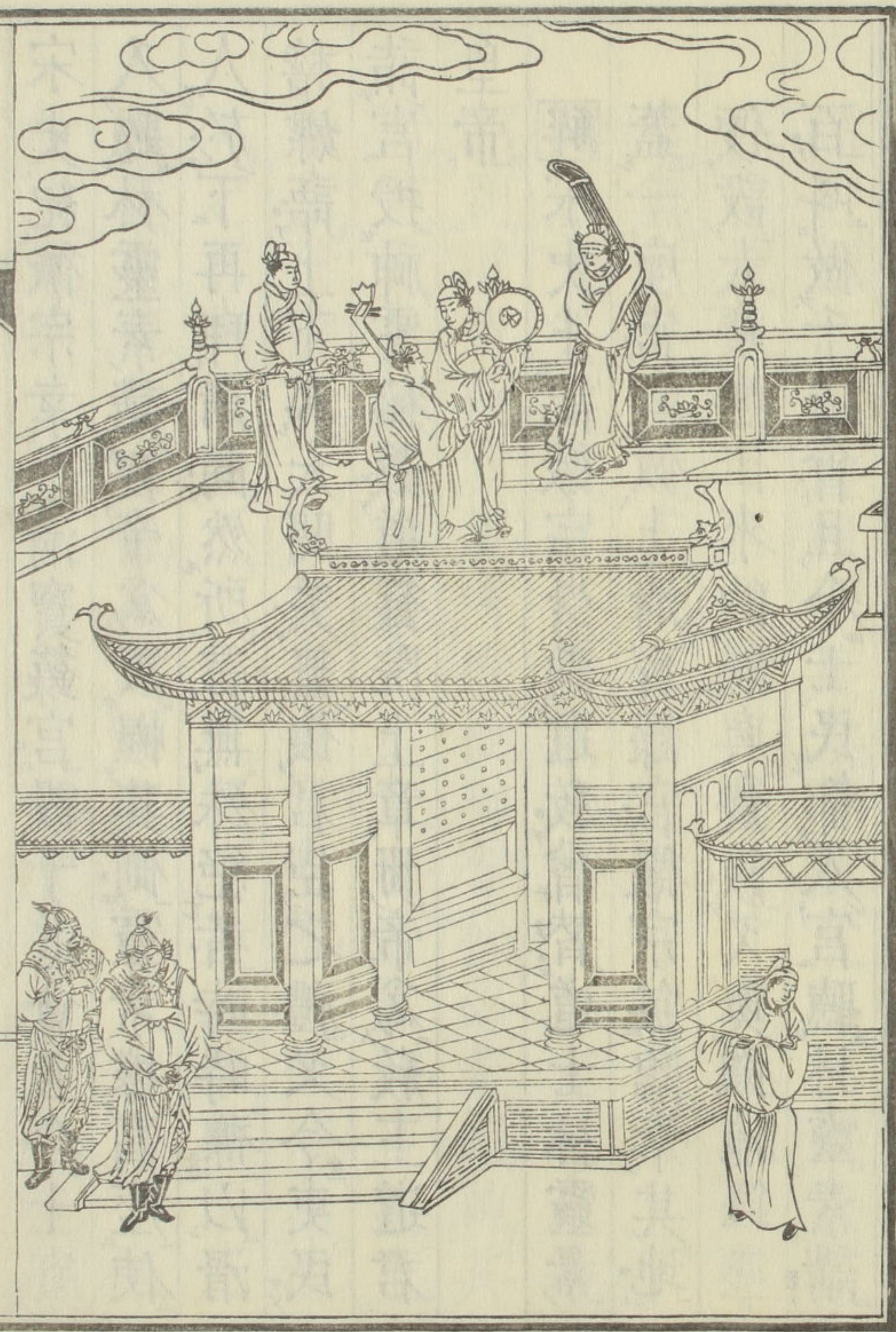
各內殿，與宦官劉克明等打毬。又命樂工奏樂，鼓吹喧闐，全無居喪之禮。賞賜那左右近侍及樂工，泛濫不可盡記。又把錢去雇募有力的人，跟隨左右，日夜不離。好自家去捕捉狐狸，以爲戲樂。每月視朝，還沒有三次。大臣不得進見，政事都荒廢了。其後竟遭弒逆之禍。看史上載敬宗所行，也有幾件好事。本是箇聰明之主，只爲幼年不曾學問，被群小引誘，遂至於此，可悲也哉。



五代史紀後唐莊宗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莊宗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人常名之曰李天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莊宗信其讒踈忌宿將諸將叛之莊宗爲亂兵所弒侍臣斂廡下樂器聚其尸而焚之

解五代史上記後唐莊宗自小時就精通音律因此教坊樂工多得寵幸常隨侍左右那時官中劉夫人有寵莊宗有時自家塗抹粉墨粧扮樂工的模样與衆樂工共戲於庭前以悅劉夫人使他權笑其無耻如此諸樂工每倚恃莊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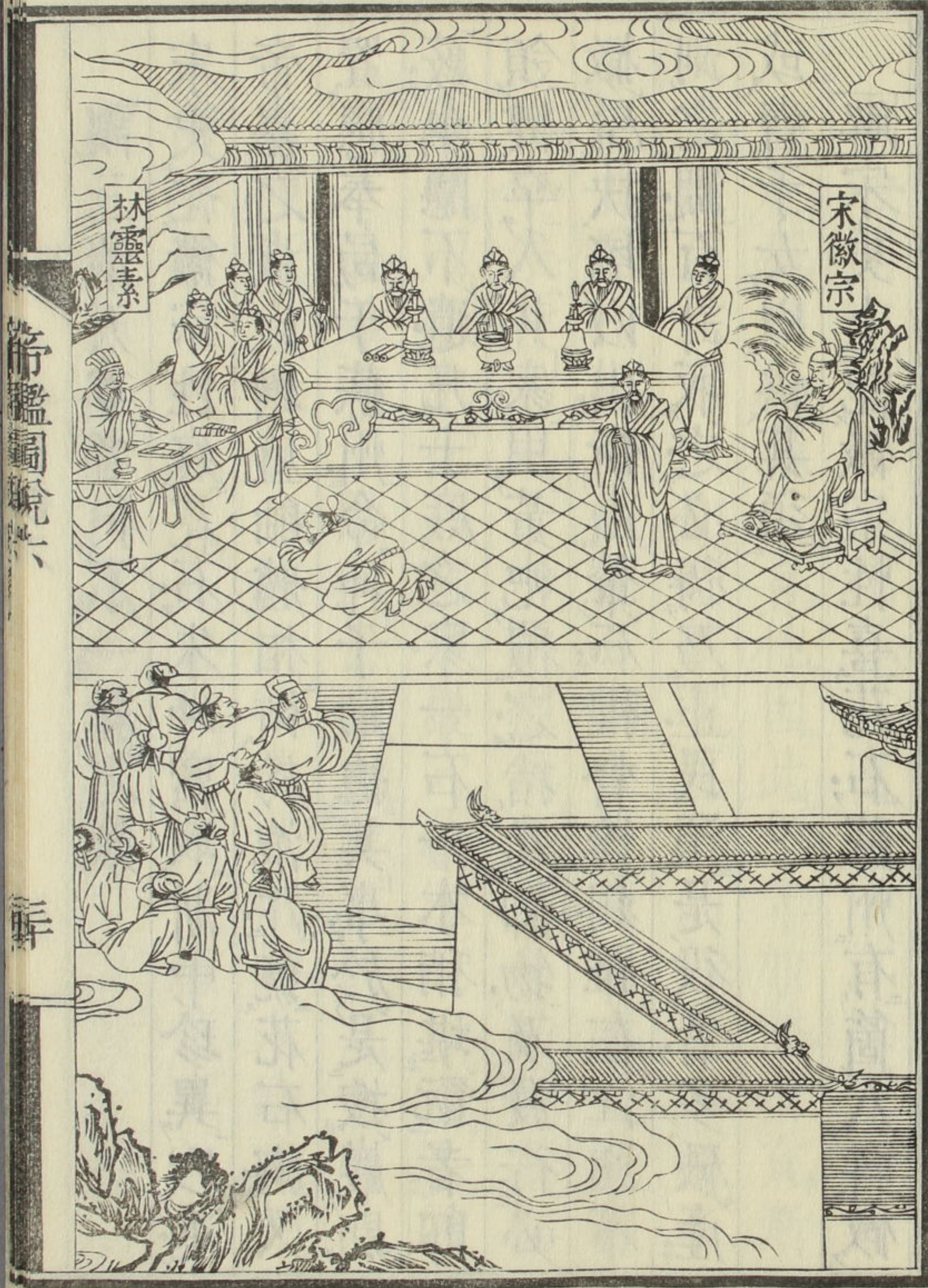
寵愛通不知上下之分只叫莊宗做李天下因而出入宮禁侮弄縉紳士大夫無些忌憚又讒譖諸有功大將莊宗聽信其言漸漸踈忌諸將所以羣臣憤嫉於內諸將怨懼於外共奉李嗣源以叛莊宗中流矢而殂侍臣取廊下陳設的樂器堆在莊宗尸上舉火焚之莊宗平生好音樂寵優伶及其死也與樂器俱焚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也夫莊宗初年艱難百戰以取天下是何等英武一旦天下已定志滿氣驕遂致身弒國亡貽笑千古興亡之機可畏也哉



宋史紀徽宗幸上清寶籙宮設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林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禱以滑稽嫖語上下爲大闕笑無復君臣之禮又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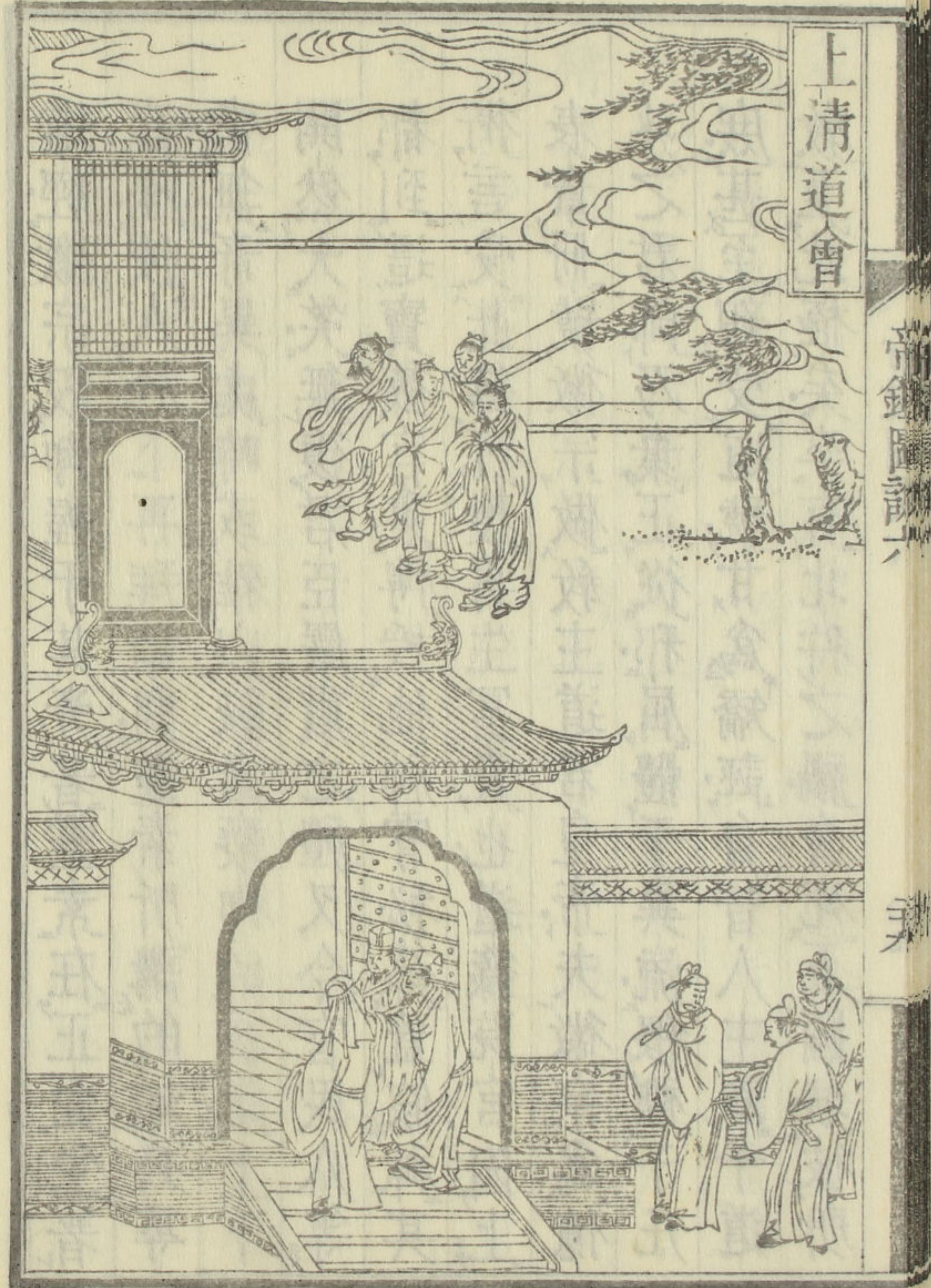
解宋史上記徽宗崇尚道教曾替道士林靈素蓋一座宮叫做上清寶籙宮徽宗每臨幸其地便設大齋醮但來的既與齋飯又與襯施錢三百叫做千道會且令士民都入宮聽林靈素講

道經徽宗設御幄于其旁著靈素在正面坐著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靈素所講的却只尋常無奇異處時或雜以詼諧褻狎的言語上下聞然大笑無復君臣嚴肅之禮又令官民人等都到這寶籙宮裏傳授他神霄秘籙蓋假神其術言受此籙可獲再生富貴也道籙院官因上表章冊號徽宗做教主道君皇帝夫徽宗爲億兆之君師乃棄正從邪屈體于異流猥襍于凡庶甚至親受道號甘爲矯誣自昔人主溺于道教至此極矣卒有北狩之禍身死五國城彼所



帝鑑圖說六

拜



上清道會

帝鑑圖說六

拜

謂三清天尊者何不一救之歟

宋史紀徽宗性好花石朱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帝嘉之歲歲增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又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冲子勔總其事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遺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卽領健卒入其家用黃帊覆之指爲御物及發行必撤屋扶墻以出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民預是役者多破產或賣子女以供其須

解宋史上記徽宗性喜花石蘇州有箇人叫做

朱冲聞知朝廷要花石就密求浙江地方奇異的花石進獻徽宗喜他因此年年加添所貢漸盛淮汴二河中都是載運花石的船隻絡繹不絕首尾相接叫做花石綱又置箇應奉局在蘇州命朱冲的兒子朱勔總領其事朱勔既奉朝命專以購求花石爲事巖穴藪澤之中通去搜索一遍雖幽深隱僻去處也無不到凡士庶人家裡有一塊石一柯樹稍稍可翫的朱勔就領健卒數十人直入其家用黃帊弓遮蓋了就指說此是朝廷御用之物著他看守及發行時必



帝鑑圖說六

三



帝鑑圖說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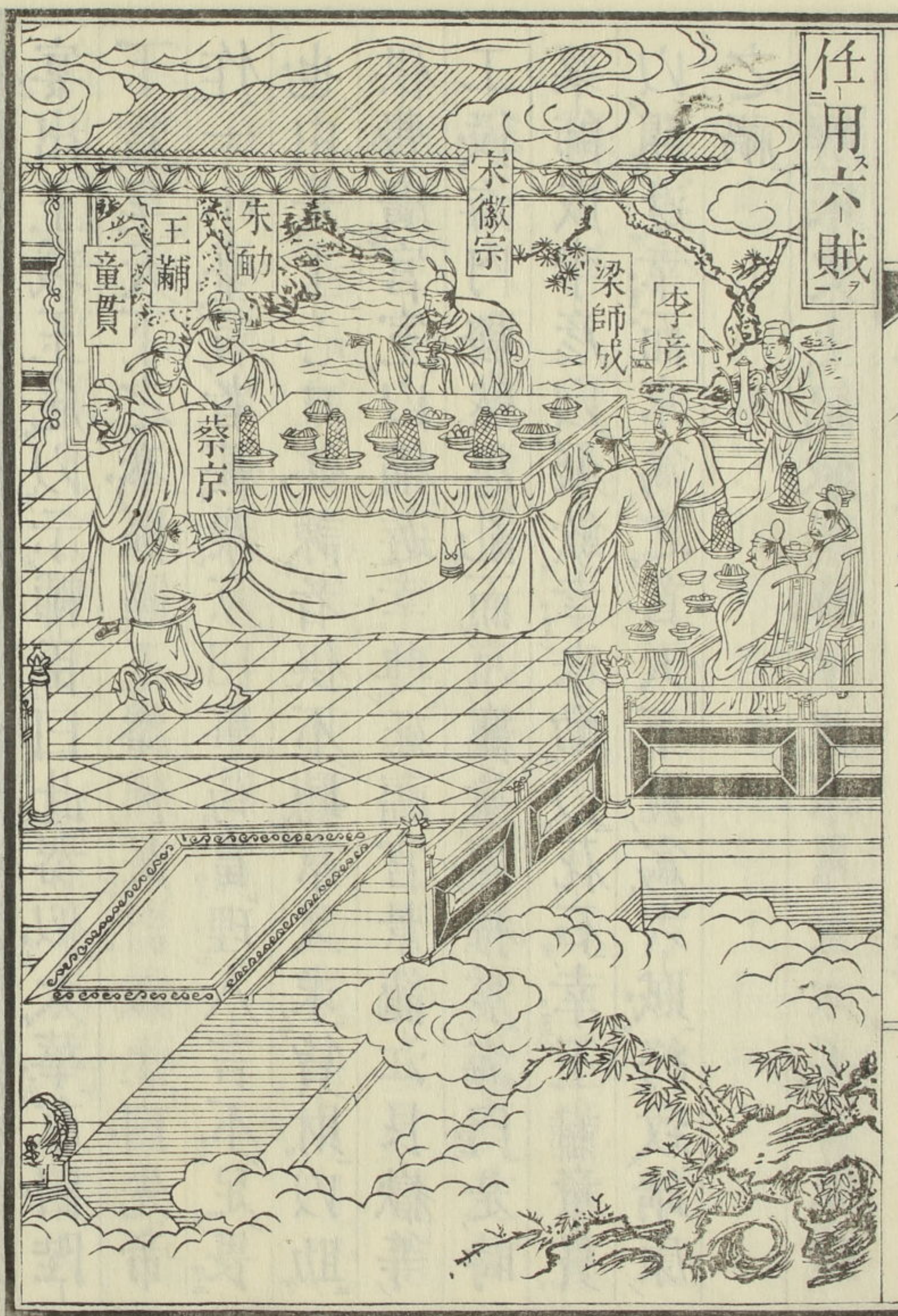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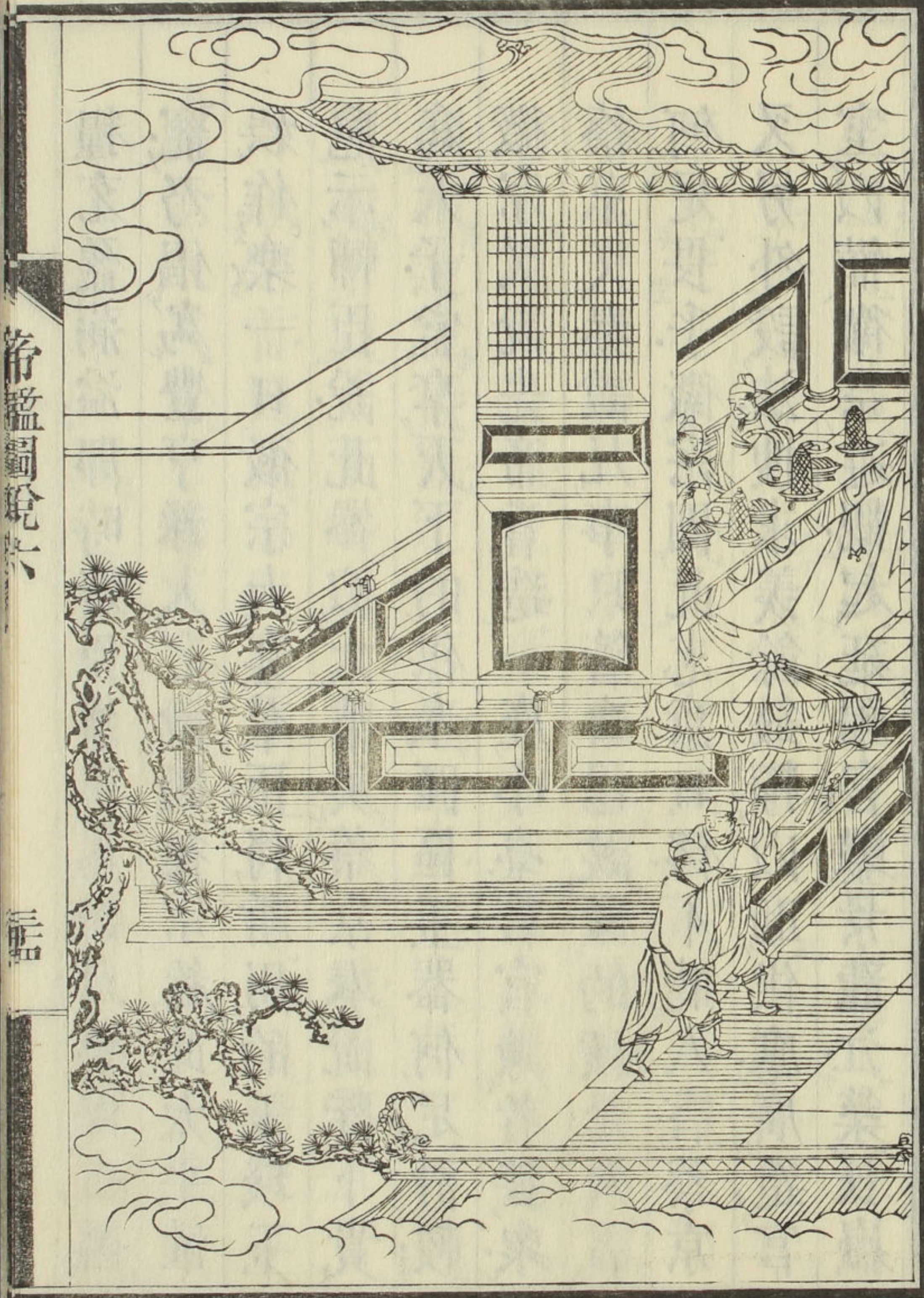
三

撤開房屋，扶破牆壁以出。如山上，有奇石，就令人鑿山以取之。用車搬運，催督工程，極其慘刻。雖生於江湖，不測之淵，他也。千方百計以取之，務要得了纜止。百姓每爲這差使，重累多，破蕩家產。又有鬻賣子女以供其費者。夫花石之翫，何益於事，而徽宗乃好之不已。至於上耗國用，下竭民力，曾不知恤。遂使邦本動搖，強虜內犯，身死沙漠，家族播遷，豈不愚哉。

宋史紀徽宗在位承平日久，帑庾盈溢，蔡京爲相，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勸上以太平爲娛。上嘗大

宴出玉璣玉卮以示輔臣，曰：此器似太華，京曰：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上曰：先帝作一小臺，言者甚衆，京曰：事苟當理，人言不足畏也。由是上心日侈，諫者俱不聽。京又求貨財以助供費，廣宮室以備遊幸，興延福宮、景龍、江、艮、嶽等工役，海內騷然，思亂而京寵愈固，權震海內。是時梁師成、李彥以聚斂幸，朱勔以花石幸，王黼、童貫以開邊幸，而京爲之首。天下號爲六賊，終致靖康之禍。

解宋史上記徽宗時承祖宗累世太平倉庫錢



糧充盈滿溢。那時奸臣蔡京爲相，只要保位固寵，乃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勸徽宗趨此太平，懽娛作樂。一日徽宗大宴羣臣，將所用的玉琖玉卮示輔臣，說此器似太華美。蔡京奏說陛下貴爲天子，當享天下的供奉，區區玉器何足計較。徽宗又說先帝嘗造一座小臺，言官諫者甚衆，蔡京又奏說凡事只管自己該做的，便是人言何足畏乎。徽宗因此志意日侈，不聽人言。蔡京又另外設法，搜求羨餘錢糧，以助供應，廣造宮室，以備徽宗遊觀。起延福宮，鑿景龍江，築艮嶽。

假山皆窮極壯麗，所費以億萬計。天下百姓困苦無聊，紛紛思亂。而徽宗不知恣意遊樂，寵任蔡京之心愈固。於是京之威權震于海內矣。那時又有梁師成、李彥因、聚斂、貨財得寵。朱勔因訪求花石得寵，王黼、童貫因與金人夾攻遼人，開拓邊境得寵。這些不好的事，都是蔡京引誘開端。所以天下叫這六箇人做六賊，而蔡京實六賊之首。因此海內窮苦，百姓離心。到靖康年間，金人入寇京師，不守。徽宗父子舉家被虜，北去。實寵任六賊之所致也。自古奸臣要蔽主，擅

權必先導其君以逸豫遊樂之事使其心志蠱惑聰明壅蔽然後可以盜竊威福遂已之私觀徽宗以玉器爲華是猶有戒奢畏諫之意一聞蔡京之言遂恣欲窮侈釀禍基亂嗟乎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歟大抵勉其君恭儉納諫者必忠臣也言雖逆耳而實利於行導其君侈靡自是者必奸臣也言雖順意而其害無窮人主能察於此則太平可以長保矣

右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自古人君覆亡之轍大略不出乎此矣諺曰前人蹟後人戒然世主皆相尋而不改彼下愚不移固無足恠至如晉武唐玄莊宗之流皆英明雄武又親見前代敗亡之禍或間關險阻百戰以取天下及其志得意盈迷心酖毒遂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其視中材守成之主反不逮焉書高皇帝曰惟聖罔念作狂成敗得失之機可畏也哉臣等嘗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實錄與侍臣論及古來女寵官寺外

太師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叔季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

高皇帝曰朕寃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女寵之禍何自而生厚其恩賚不任以事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則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宦寺僂習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不設丞相六卿分治使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弊謹威權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衍民使財歸有司

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修武備以預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則無夷狄之禍觀此睿謨誠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弗失者也至於端本澄源正心修身以銷釁孽於未萌杜間隙於將來者則又備在

寶訓及

御製諸書伏惟

聖明留意焉臣等不勝幸願

望則留芳流烈事不烈幸願
 齊賢讀書外對
 寶階又
 遂因天謝廷
 五心勿察以險惡難分未萌其間則外神來
 望于輔養之道與匡救異輔養之于冲年與鼎
 寶階又
 遂因天謝廷
 五心勿察以險惡難分未萌其間則外神來
 望于輔養之道與匡救異輔養之于冲年與鼎

帝鑑圖說後序

今元輔少師張公既輯

帝鑑圖說秦

御刻其副以傳間示烈使敘諸後烈嘗考載籍究
 觀古大臣之義則歎公之所為慮至遠也自昔
 嗣德守文之主莫盛于商周商周之臣左右啓
 沃其著者在訓誥保衡當嗣王之初稱引烈祖
 陳風愆之戒甚悉成王生八年而踐阼公旦明
 勗斐迪勞逸修短之戒益加嚴焉其大指可觀
 已夫輔養之道與匡救異輔養之于冲年與鼎

盛之年異人主至有佚德然後忠諫直鯁之士
相與隨而爭之其轉移之甚難而用力甚倍輔
養之道常止邪于未形起善于微眇故漸漬日
益而從之也輕夫人少而習之長而安焉及其
安也驟而告語未可卒禁而方其習也則取舍
未定志意常虛未定故可道而趨虛故可乘而
入與之爲賢聖非難也語曰少成若性途之人
皆然何況人主哉蓋顯諍默移機有深淺先入
後戒施有逆順格心正事效有微博故曰異商
周之大臣辨于是矣公以

顧命元輔受

上眷倚襄贊密勿孳孳夙夜居常持議與

宮保呂公言

國家大體必以輔養君德爲急其繪圖陳說皆意
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極慮而後成之時時被
顧問質所疑及聖哲之際未嘗不反復誦之也至
覆亡之事未嘗不憤惋爲

上深陳之也斯已勤矣

上以英妙之齡神智天授卽商周令主不足侔公
輔養得其道又及其時積之以精誠而發之乎

忠懇蓋信在未諫功在不言而海寓蒙福

社稷賴之即商周大臣不能過是圖說也即訓誥

之義何以殊焉於戲使當世士大夫知今日所

亟在君德不在政事一切省談說而除文苛知

公輔養之深意益務勵翼以佐下風人人各舉

其職則

主必益聖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亦公刻

以傳之意也圖說大指具公所進疏及大宗伯

陸公敘中故不著著公之心如此

萬曆元年孟夏之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豫章王希烈撰

此圖說其辭于圖說今以酒夏合而
茲本前既圖說亦一百不與製就為

茲本前刻圖載在一頁不免裝摺處
有隔斷甚難于翻閱今以兩頁合而
成圖頗獲全面但傳記直解宜在圖
後然必如此則或生半頁以上空濶
故傳解分置前後以圖挿入中間雖
非本書之舊亦僂展披云安政戊午
蒲月水村蔚誌

安政五年刻

